



长篇小说

一件浸染着鲜血的连衣裙，与两个一模一样的铜质药砣，引出一个既新奇神秘而又惊魂震魄的故事。

有令人毛骨悚然的血腥杀戮，有你死我活的满腔仇恨，更有鲜血凝成的战友之情、炽热灼人的情爱性爱，而最为灿烂的，便是那驱逐寒夜的人性之光。

天雷

小轱辘
說閑

顾德骏 /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中国当代铁闸小说

天雷

中国文联出版社

天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雷/顾德骏著.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3.2

ISBN 7-106-01973-9

I. 天… II. 顾…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10409 号

责任编辑: 朔 风

封面设计: 半 间

版式设计: 正前方

责任印制: 刘继海

天雷

顾德骏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64299917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E-mail: Jsja@netchina.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375 字数/160 千字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106-01973-9/I·0419

定 价 19.80 元



顾德骏，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出生。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上海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系电视剧《老娘舅》、《红茶坊》、《社区娃娃》及广播剧《刑警803》、大型舞台剧《真情永远》等编剧之一；城区歌曲《好心情》、《城区护绿者之歌》、《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歌》词作者。

一件浸染着鲜血的连衣裙，
与两个一模一样的铜质药砣，引
出一个既新奇神秘而又惊魂震魄
的故事。

责任编辑 / 朔 风
封面设计 / 半 间
版式设计 / 正前方
责任印制 / 刘继海

目 录

- 引 子 \ 1
- 一 “地震三号” \ 5
- 二 “寒”字药号 \ 18
- 三 意外相遇 \ 35
- 四 山风逼近 \ 48
- 五 小徒兀死 \ 61
- 六 巧换瓷瓶 \ 74
- 七 初入虎穴 \ 86
- 八 草堂舌战 \ 102
- 九 真爱萌发 \ 111
- 十 毒如蛇蝎 \ 123
- 十一 神秘钥匙 \ 136
- 十二 红色请柬 \ 149
- 十三 黑影之死 \ 161

- 十四 阿弥陀佛 \ 174
- 十五 又开杀戒 \ 188
- 十六 夜闯药站 \ 202
- 十七 又见阿虎 \ 214
- 十八 内江下手 \ 231
- 十九 小英哑了 \ 244
- 二十 虚惊一场 \ 257
- 二十一 打断狗腿 \ 268
- 二十二 302010 \ 280
- 二十三 收网前夕 \ 295
- 二十四 原来是她 \ 308
- 二十五 山城更美 \ 320
- 尾 声 \ 325

引 子

维多利亚港，高楼傍海湾呈月牙矗立。一群海鸥在天水间翱翔。

半岛大酒店显得有些陈古，但仍不失为香港第一大酒店。厅堂内的豪华使人有一种到了天堂的感觉。

红地毯上一个身着戎装的老将军在两个年轻军人的陪同下正缓缓走来。

老将军整了一下军装，对一旁的年轻军官说：“该不要再分隔两地了，能见面的该是要早点见面。”

两人穿过长廊，向阳台走去。

老将军推开落地大窗，蓝天、阳光、大海尽收眼底。

老将军感叹：“海峡两岸，是由它连在一起的。”

在机场上空，A300 空中客车带着阵阵轰鸣向机场跑道俯冲下来。那巨大的身姿向一望无际的水泥道压下来，势不可挡；飞机在跑道上滑行，终于慢慢停下。

国际航班到达的出口处出现两个引人注目的身影：他们是八十五岁的莫一荣和六十岁的寒坚水母子俩。莫一荣看上去身体仍十分健康，寒坚水一身中山装，高挺的身材遮不住俨然是军人的身份。

寒坚水扶着莫一荣，一手提着个小皮包。身旁戴小红帽的服务生帮助推着行李车，向出口处出来。

寒坚水流露出陌生的眼光，他向机场出口处眺望。他看到在机场出口处，一个青年军官拿着一张写着“欢迎莫一荣母子”的纸牌。

莫一荣、寒坚水急急走上前去，青年军官也认定他们是莫一荣母子，握手寒暄后，一行三人上了一辆黑色的奥迪轿车，轿车飞驰而去。

门前，半岛大酒店门前一位老将军和身边伴随的两位军人迎风伫立在宾馆门口的台阶上。

轿车急驶，通过的高速干线、立交、新建筑令母子俩万分欣喜。

莫一荣问坐在身旁的寒坚水：“还记得柯晓良吗？”

寒坚水立即回答：“记得，他该是我的姐夫。”

莫一荣感叹了一句：“当初他们是真的相爱了。”

“妈，姐是为……”莫一荣用手阻止了儿子的话语。

莫一荣停顿了片刻，又说：“见过韩战吗？”

寒坚水回答：“记不起来了，好像没有见过。”

莫一荣点着头，回忆道：“喔！你去台湾时才十二岁，不是记不起来了，可能你是没有见过他。”

轿车在半岛酒店门口嘎然而止。车门打开，寒坚水先下车，然后去扶莫一荣，莫一荣抬头看到了站在高高台阶上的老将军。老将军也看到了他们；两个年轻的军人跟着拾级而下。

尽管韩老将军八十多岁了，但军人雄风犹在，特别是那双深邃的目光仍是光芒四射。他认出了眼前鬓边斑白的老太

太——莫一荣。

莫一荣在寒坚水的搀扶下拾级而上；驾车迎客的青年军官大步走到韩战跟前来了一个立正敬礼：“韩将军，去迎接的莫一荣母子到。”

韩战有些兴奋，加快了步伐，他终于和莫一荣双手紧握，百感交集。

“欢迎您！寒夫人。”韩战用低沉的口吻说。

莫一荣有些惊喜地问：“你是韩战将军？！近四十五年不见，真有些认不出来了，你还称呼我寒夫人？”

“宋美龄，我们不是还称她蒋夫人吗？”韩战笑着说。

莫一荣说：“是的，是的，来，认识一下，这是我的儿子寒坚水。”

寒坚水：“韩老将军，久闻大名，今天终于见到您了。”说完，一个立正。

“在重庆我见过他吗？”韩战仔细打量了寒坚水，问莫一荣。

莫一荣：“大概见过吧，那时他小，才十二岁，今天是认不出了。”

韩战有些感慨：“我们自从那一别，已过了半个世纪了。”

莫一荣附了一句：“岁月如流，人生如梦。”

韩战：“你现在也是快六十岁的人吧；看，我们已是老矣。”

寒坚水：“现役军人，陪母亲看病，取道加拿大来香港。”

韩战：“也是个军人，可你我还没有较量过。”

莫一荣：“不会再较量，两岸统一，我看是民心所向。”

韩战：“是啊，民心所向，这是一个历史潮流，势不可挡。”

莫一荣：“快了，我看‘那头’‘这头’的历史快要结束了。”

韩战：“希望是这样，可四十多年前，我和你丈夫那场较量真是惊心动魄。”

韩战抬起头，看了看天空，心中真是波澜起伏，那时是你死我活，现在有幸能走到一起来，这是多好的事！莫一荣看出了韩战的心事，在老将军耳边轻轻说了一句：“今天就是一个新的开端。”

韩战点点头，他们在青年军官的指引下，来到宾馆客房套间。

宾主人座。

韩战示意青年军官打开手提箱，韩战亲自从箱中取出一个用褪了色军装包的包裹。

莫一荣、寒坚水神色凝重地望着那包裹。

布包打开，是一件曾染着鲜血的连衣裙和一个椭圆形的药砣。

莫一荣脸微微发红，眼眶中的泪水在涌动，她用双手去抓那件连衣裙，泪水夺眶而出。滴滴泪水浸湿了那件连衣裙。

连衣裙，粉红的花朵还是那样地美丽。

莫一荣从小包中也取出一个椭圆的药砣，两个一模一样的药砣，铜质，还泛着光亮。这两个药砣，把他们的记忆带回到那个战火硝烟弥漫的年代。

一 “地震三号”

在西北战场上，军车，马队，步兵浩浩荡荡地行进着。

1949年深秋，西北要塞重庆刚回到人民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便马不停蹄从重庆出发，向西北战场推进。一路上，残余的国民党军队已是无力抵抗，许多散兵游勇来不及向南逃的便向大山深处逃去。国民党的所谓西北主力在重庆一战后已是溃不成军，我野战军特工营为配合向西挺进并消灭残存余匪也在大部队中。

一匹快马赶到一辆吉普车旁，通讯员将一封信递给吉普车上的军人，军人阅完电文后，向身旁的军人嘱咐了一番，一个鲤鱼翻身，从车上跃下。军人要过通讯员的马，向回飞奔。

一路上，炮声，枪声，硝烟弥漫。

马蹄疾驰，坐在马背上的军人不时看看两旁经过的部队，他用力夹了一下马肚，很快穿过小道，消失在一片茂密的松树林中。

嘉陵江水和长江水在朝天门码头处汇合，巨浪重重扑向山石，涛声阵阵。浓雾在山间缭绕，大山连绵起伏，山城重庆忽显忽没。

大山间，沿一条小道可见一个大山洞。山洞内暗黑，几

盏汽化油灯跳着火苗，从山洞口一进入便是两排荷枪实弹野战军战士，肃立，威严。

山洞的洞口不是很大，约有两米长的直径，但是洞口的过道很长，过道内石壁渗着水滴，湿漉漉的。如果在过道内没有一丝照明，那黑暗的景象加上滴水声真有点恐怖感。这个洞尽头有个地下室，那里原本就安装着两道重重的铁门，加上地下室的血腥味，以前可能是国民党用来囚禁人的；后来才知道这个地下牢狱是用来关押国民党军队内部的反叛者，在此也可见国民党军队内黑色管理。

一个战士背着枪提着一盏汽化油灯走在前面，后面是一个国民党战俘，战俘后面有两个战士押送。

四人在山洞内走着，因为照明不足，因为静无声息，因为两旁战士威严肃立，战俘哆哆嗦嗦，害怕使他脸上显出恐惧感，将到山洞最深处，拿灯战士一个立正：“报告！”突然的发声使战俘跌倒在地，后面两个战士迅速把他提了起来。

“进来！”从最深处传来声音。

四人开始慢慢顺着石阶向下走去。

一个拐弯，前面豁然开朗，空间也显得大了起来，随着提灯战士的开路，四人来到深洞内的地下室。

地下室设施简陋，一张大桌子，几条长凳。地下室已有三个军人在座。其中一个女战士像是秘书，她静静坐在大桌的一侧，在她的桌上有笔记本和笔。

战俘没敢抬头，被按坐在大桌前的一块石头上。

静，死一样的沉寂。拿灯的战士将灯挂在战俘头上方。

“审讯开始。”坐在中央的一个军人先说了一句。

另一个军人问：“姓名？”

战俘低着头，发出沉沉的回答：“陈崇南。”

军人问：“职务？”

战俘还是低着头：“二十七军特工部，军统情报处副处长。”

军人问：“正处呢？”

陈崇南：“解放军入城时，自杀了。”

军人问：“知道地震三号计划吗？”

陈崇南：“不知道。”

军人问：“何彪人呢？”

陈崇南：“三个月前就去了台湾。”

军人问：“何彪任什么职务？”

陈崇南：“原来也是情报处的，一年前到工兵工程部担任特委参谋。”

军人问：“知道解放军对俘虏的政策吗？”

陈崇南：“知道，知道。”

军人问：“把关于地震三号的计划全说出来。”

陈崇南不语，微微抬头察看我军审讯员的神态，然后又把头重重低下。

很明显，二十七军特工部解放前是重庆唯一的军备特工部，作为副处长的陈崇南对重庆的军事工程秘密应该是有所了解的，何况他还知道何彪的去向，“地震三号”的计划在他喉头处，但就是不吐。经过这样的分析，审讯者们决定与陈崇南展开攻心持久战，这是我军目前能突破知道“地震三号”最有力的王牌，必须一审到底。

陈崇南也在察颜观色，他在试探我们知道些什么，怎样来应付这场关系生命决战的审讯，但是陈崇南毕竟看到重庆

解放，蒋介石军队已是大势所去，所以在他心理上其实早已作好全部倒出的准备，只不过是来个讨价还价，求得一个更好的下场。对付这种老宪兵出身的国民党将官，只有一个办法，在“审”字上下功夫，最后的决口一定会打开，一旦打开，定是真话。

军人：“给你二十四小时，我们走。”所有军士一起站了起来，提起油灯拾级而上，离开了地下室。接着传来重重的铁门上锁声，地下室一片漆黑。

黑暗中，陈崇南向前挪动了一下身躯，想不到竟跌跪在地上，他慢慢抬起头，看着洞顶，眼前变得模糊起来。陈崇南回忆起重庆解放前的那一刻。

敌情报处办公室，一片狼籍，陈崇南对一军官说：“处长，我们快撤吧，再晚就……”

军官两眼布满血丝，朝桌上的两把手枪看了看。军官把其中一把推向陈崇南。

陈崇南：“撤，什么时候了？我们双手血迹斑斑，共产党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陈崇南：“处长，这是便衣，先换上，然后……”

军官：“自我了断吧！这种牵挂的日子也就彻底结束了。”说完，把枪扔向陈崇南。

一阵阵巨大爆炸声，办公室灯忽明忽暗。

两人各自拿起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

四只惊恐的眼睛对视着，他们知道树倒猢猻散，一颗子弹是最彻底也是最简单的了断。

枪响了，处长倒下了。

陈崇南却放下了枪……

陈崇南跪在地一声吼叫：“我不想死！”

陈崇南从回忆中惊醒，又是一声大叫：“我不想死！”

四十出头的陈崇南是和家小一起在一个建筑的地下室被俘虏的。现在陈崇南和家小分别关押在两处。陈崇南确实是个怕死鬼，当正处长要他一起自杀时，他举枪但没有勇气扣动扳机，他明白解放军的政策，他想一定能活下来，但又怕自己罪行累累，所以还是能瞒则瞒，能回避开的就回避，但他不知道我军对他太了解了，并掌握了他贪生怕死，惦念家小的弱点，决定通过突审获取我军所要的情报。

现在陈崇南的心里很矛盾，在交代和回避的十字路口徘徊，突破他的心理防线已是水到渠成。

山洞口，一个年纪三十出头野战军装束的男子在徘徊，他就是刚才策马飞奔的军人。他叫韩战，野战军特工营营长，欣长的身材，宽宽的额头，炯炯有神的眼睛显出他的干练，果敢，足智多谋。因为长期野外作战，皮肤黝黑，显得粗犷。他是奉命离开西进部队而返回重庆的，他接到了一个特殊而艰巨的任务。现在他正在等待审讯的结果。

今天的审讯非常重要。我军解放重庆的第三天，便截获蒋介石的敌台，从敌台断断续续的电文破译中发现，有一个重要的“地震三号”计划将要由国民党在重庆的潜伏特务组织来完成。但对“地震三号”的具体内容不甚了解，对计划何时实施，由谁来实施更是一个谜。何况首先还存在一个情报真假的问题。如果是蒋介石放出的烟幕弹而暗渡陈仓，让真的计划实施，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搞清楚这个“地震三号”信息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搞清楚。

洞内地下室。陈崇南在黑暗中大哭大叫，嘴里反复嚷着